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三百八十七

郎中_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

佞倖

漢史所載佞倖如籍孺閼孺鄧通韓嫣李延年董賢張放之屬皆以宦寺弄臣貽譏千古未聞以武夫健兒貪人酷吏方技雜流任親暱承寵渥於不衰者也明興創

設錦衣衛典親軍暱居肘腋成祖即位知人不附已欲以威讐天下特任紀綱為錦衣寄耳目綱刺廷臣陰事以希上指帝以為忠被殘殺者不可勝數英宗時門達達果之徒並見親信至其後廠衛遂相表裏清流之禍酷焉憲宗之世李孜省僧繼曉以祈禱被寵任萬安尹直彭華等至因之以得高位武宗日事般遊不恤國事一時宵人並起錢寧以錦衣幸戚賢以伶人幸江彬許泰以邊將幸馬昂以女弟幸禍流中外宗社幾墟世宗

入繼大統宜矯前軌乃任陸炳於從龍寵郭勛於議禮
而一時方士如陶仲文邵元節藍道行之輩紛然並進
玉杯牛帛詐妄滋興凡此諸人口銜天憲威福在手天
下士大夫靡然從風雖以成祖世宗之英武聰察而嬖
倖釀亂幾與昏庸失道之主同其蒙蔽彼第以親己為
可信而孰知其害之至于此也至顧可學盛端明朱隆
禧之屬皆起家甲科致位通顯乃以秘術干榮為世戮
笑此亦佞倖之尤者附之篇末用以示戒云

紀綱

門達遼果

李孜省

繼曉

江彬

許泰

錢寧

陸炳

邵元節

陶仲文

顧可學盛端明等

紀綱臨邑人為諸生燕王起兵過其縣綱叩馬請自效
王與語說之綱善騎射便說黠善以鉤人意嚮王大愛
幸授忠義衛千戶既即帝位擢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

軍司詔獄都御史陳瑛滅建文朝忠臣數十族親屬被
戮者數萬人綱覘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
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為忠親之若肺腑擢都指揮僉
事仍掌錦衣衛用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等為
羽翼誣逮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之死帝所怒內侍及武
臣下綱論死輒將至家洗沐好飲食之陽為言見上必
請赦若罪誘取金帛且盡忽刑于市數使家人偽為詔
下諸方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牛

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直構陷大賈數十百家罄其
貲乃已詐取交趾使珍奇奪吏民田宅籍故晉王吳王
乾沒金寶無算得王冠服服之上坐署酒命優童奏樂
奉觴呼萬歲器物僭乘輿欲買一女道士為妾都督薛
祿先得之遇祿大內過其首腦裂幾死恚都指揮伊實
特穆爾不避道誣以冒賞事捶殺之腐良家人數百人充
左右詔選妃嬪試可令暫出待年綱私納其尤者吳中
故大豪沈萬三洪武時籍沒所漏貲尚富其子文度蒲

伏見綱進黃金及龍角龍文被奇寶異錦願得為門下
歲時供奉綱乃令文度求索吳中好女文度因挾綱勢
什五而中分之綱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萬計端午
帝射柳綱屬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譟以
覘衆意瑛如其言無敢糾者綱喜曰是無能難我矣遂
謀不軌十四年七月內侍讐綱者發其罪命給事御史
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即日磔綱於市家屬無少
長皆戍邊列罪狀頒示天下其黨敬江謙春瑛等誅譴

有差

門達豐潤人襲父職為錦衣衛百戶性機警沈鷙正統
未進千戶理鎮撫司刑久之遷指揮簽事坐累解職景
泰七年復故官佐理衛事兼鎮撫理刑天順改元與奪
門功進指揮同知旋進指揮使專任理刑千戶謝通者
浙江人也佐達理司事用法仁恕達倚信之重獄多平
反有罪者以下禁獄為幸故朝士翕然稱達賢然是時英
宗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逮

杲得大幸達反為之用逮杲者安平人也以錦衣衛校尉為達及指揮劉敬腹心從奪門帝大治奸黨杲縛錦衣百戶楊瑛指為張永親屬又執千戶劉勤於朝奏其訕上兩人並坐誅用楊善薦授本衛百戶以捕妖賊功進副千戶又用曹吉祥薦擢指揮僉事帝以杲強鷙委任之杲乃撫羣臣細故以稱帝旨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外戚會昌侯孫繼宗兄弟並侵官田杲劾奏還其田於官懋等皆服罪乃已石亨恃寵不法帝漸惡之杲

即伺其陰事亨從子彪有罪下獄命杲赴大同械其黨都指揮朱諒等七十六人杲因發彪弟慶他罪連及者皆坐杲進指揮同知明年復奏亨怨望懷不軌亨下獄死有詔盡革奪門功達杲言臣等俱特恩非以亨故帝優詔留任以杲發亨奸益加倚重杲益發舒勢出達上白遣校尉偵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門多進伎樂貨賄以祈免親藩郡王亦然無賄者輒執送達鍛鍊成獄天下朝覲官大半被譴逮一人數大家立破四方奸民

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彭城伯張瑾以蔡妻稱疾
不朝而與諸公侯飲私第杲劾奏幾得重罪杲所遣校
尉誣寧府弋陽王莫璽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靖
王莫培等亦言無左驗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
璽母子死方昇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為冤
指揮使李斌嘗搆殺弘農衛千戶陳安為安家所訴下
巡按御史邢宥覆讞石亨囑宥薄斌罪至是校尉言斌
素藏妖書謂其弟健當有大位欲陰結外藩為石亨報

讐杲以聞下錦衣獄達坐弑謀反帝兩命廷臣會訊畏
杲不敢平反弑兄弟置極刑坐死者二十八人杲本由
石亨曹吉祥進訐亨致死復奏吉祥及其從子欽陰事
吉祥欽大恨五年七月欽反入杲第斬之取其首以去
事平贈杲指揮使給其子指揮僉事俸時達已掌衛事
仍兼理刑杲被殺達以守衛功進都指揮僉事初杲給
事達左右及得志恣甚達怒力逐之杲旋復官欲傾達
達惴惴不敢縱杲死達勢遂張欲踵杲所為益布旗校

於四方告訐者日盛中外重足立帝益以為能外戚都
指揮孫紹宗及軍士六十七人冒討曹欽功達發其事
紹宗被責讓餘悉下獄盜竊戶部山西司庫金巡城御
史徐茂勅郎中趙昌主事王珪徐源疎縱達治其事皆
下獄謫官達以因多獄舍少不能容請城西武邑庫隙
地增置之報可御史樊英主事鄭瑛犯贓罪給事中趙
忠等報不以實達劾其徇私亦下獄謫官給事中程萬
里等五人直登聞鼓有軍士妻愬冤會齋戒不為奏達

劾諸人蒙蔽詔下達治已劾南京戶部侍郎馬諒左都御史石璞掌前府忻城伯趙榮都督同知范雄張斌老賸皆罷去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黃衣閱兵帝怒命達遣官覈籍其貲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吳中以下及先後巡按御史吳琬等四人下獄臣等停俸琬等謫縣丞御史李蕃按宣府或告蕃擅撻軍職用軍容迎送御史楊璉按遼東韓璉按山西校尉言其妄作威福皆下達治蕃璉並荷校死陝西督儲參

政妻良湖廣叅議李孟芳陝西按察使錢博福建僉事
包瑛陝西僉事李觀四川巡按田斌雲南巡按張祚清
軍御史程萬鍾及刑部郎中馮維孫瓊員外郎貝鈿給
事中黃甄皆為校尉所發下獄瑛守官無玷不勝憤自
縊死其他多遣戍湖廣諸生馬雲罪黜詐稱錦衣鎮撫
奉命葬親布政使孫毓等八人咸賻祭事覺法司請逮
問卒不罪雲達初欲行督責之術其同列呂貴曰武臣
不易犯曹欽可鑒也獨文吏易裁耳達以為然故文吏

禍尤酷都指揮袁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深銜之廉
知彬妾父千戶王欽誣人財奏請下彬獄論贖徒還職
有趙安者初為錦衣力士役於彬後謫戍鐵嶺衛赦還
改府軍前衛有罪下詔獄達坐安改補府軍由彬請託
故乃復捕彬榜掠誣彬受石亨曹欽賄用官木為私第
索內官督工者輒瓦奪人子女為妾諸罪名軍匠楊壘
不平擊登聞鼓為彬訟冤語侵達詔并下達治當是時
達害大學士李賢寵又數規已嘗譖於帝言賢受陸瑜

金酬以尚書帝疑之不下詔者半載至是拷掠塏教以
引賢塏即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立奏聞請法
司會鞠塏年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并訊
當曰大臣不可辱乃已及訊塏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
士此門錦衣教我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
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塏斬帝命彬贖畢調南
京錦衣而禁錮塏明年帝篤疾達知東宮局丞王綸必
柄用預為結納無何憲宗嗣位綸敗進坐調貴州都勻

衛帶俸差操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命逮治論斬繫獄
沒其貲鉅萬指揮張山同謀殺人罪如之子序班升從
子千戶清壻指揮楊觀及其黨都指揮牛循等九人謫
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錄命貸達發廣西南丹衛充軍死
李孜省南昌人以布政司吏待選京職贓事發匿不歸
時憲宗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
以符錄進成化十五年特旨授太常丞御史楊守隨給
事中李俊等劾孜省贓吏不宜典祭祀乃改上林苑監

丞日寵幸賜金冠法創及印章二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芳等表裏為奸漸干預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監事同官王景輕之不加禮攷省譖景左遷太僕少卿故事寄俸官不得預郊壇分獻帝特以命攷省廷臣懲景事無敢執奏者初帝踐位甫踰月即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澤者數千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珏及奸僧繼曉輩皆

尊顯與孜省相倚為奸然權寵皆出孜省下居二年進左通政給事中王瑞御史張稷等交納之乃貶二秩為本司左叅議他貶黜者又十二人蓋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孜省寵固未嘗替也頃之復遷左通政二十一年正月星變求言九卿大臣給事御史皆極論傳奉官之弊首及孜省常恩等帝頗感悟貶孜省上林監丞令吏部錄冗濫者名凡五百餘人帝為留六十七人餘皆斥罷中外大說孜省緣是恨廷臣甚構逐主事張吉員外郎

彭綱而益以左道持帝意其年十月再復左通政益作威福構罪禮部尚書尹旻及其子侍講龍又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間採時望若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諸名臣悉密封推薦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附麗之通政邊鏞為僉都御史李和為南京戶部侍郎皆其

力也所排擠江西巡撫閔珪洗馬羅璟兵部尚書馬文升順天府丞楊守隨皆被譴朝野側目吏部奏通政使缺即以命孜省而右通政陳政以下五人遞進一官時張文質方以尚書掌司事通政故未嘗缺使也已復擢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如故常恩臨江人因中官陳喜進玉芝番禺人因中官高諒進並以曉方術累擢太常卿玉芝丁母憂特賜祭葬大治瑩域制度踰等珏中不知何許人珏以扶鸞術累官太常少卿喪母賜祭且給贈

誥故事四品未三載無給誥賜祭者憲宗特予之吏部
尚書尹旻因請并贈其父未幾進本寺卿其二子經綸
亦官太常少卿中以善書供事文華殿不數年為太常
卿踰月以諫官言降寺丞孜省以星變貶常恩亦貶本
寺丞而玉芝珙中並如故孜省復通政常恩亦復太常
卿有李文昌者試術不效杖五十斤還岳州通判沈政
以繪事夤緣至太常少卿請斂天下貨財充內府帝怒
下獄杖謫廣西慶遠通判人頗以為快然羣奸中外蟠

結士大夫附者日益多進士郭宗由刑部主事以篆刻為中所引擢尚寶少卿日與市井工技伍趨走闕廷兵科左給事中張善言謫官因秘術干中官高英得名見因自陳乞復給事中士論以為羞大學士萬安亦獻房中術以固寵而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者不可悉數憲宗崩孝宗嗣位始用科道言盡汰傳奉官謫致省常恩玉芝玗中經戍邊衛又以中官蔣宗言逮致省常恩玉芝等下詔獄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

二千里詔免死仍戍邊孜省不勝撈掠瘦死

繼曉江夏僧也憲宗時以秘術因梁芳進授僧錄司左
覺義進右善世命為通元朔教廣善國師日誘帝為佛
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數百家費帑數十萬
員外郎林俊請斬芳繼曉以謝天下幾得重譴繼曉虞
禍及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悉從之帝初即
位即以道士孫道玉為真人其後西番僧扎巴宜勒木
燦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

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
扎實巴勒索諾木嘉勒燦敦珠伊實皆為國師錫誥命
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與衛卒執金吾仗前導
錦衣玉食幾千人取荒塚頂骨為數珠髑髏為法盃給
事中魏元等切諫不納尋進扎實巴勒為法王班珠爾
藏布為國師又封凌噶珠為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
普慧弘度妙應掌教翊國王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
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扎實藏布扎實嘉勒燦日諾爾

巴勒丹索諾木嘉勒燦巴凌戩五人為法王其他授西
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計羽流加號真人
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國師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帶玉
珪銀章繼曉尤奸黠竊權所奏請立從成化二十一年
星變言官極論其罪始勒為民而諸番僧如故孝宗初
詔禮官議汰禮官言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
喇嘛諸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為禪師及善世覺義諸
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諸道

官一百二十三人請俱貶黜詔法王佛子遞降國師禪師都綱餘悉落職為僧遣還本土追奪誥敕印章儀仗諸法物真人降左正一高士降左演法亦追奪印章及諸玉器僧錄司止留善世等九員道錄司留正一等八員餘皆廢黜而繼曉以科臣林廷玉言逮治棄市

江彬宣府人初為蔚州衛指揮僉事正德六年畿內賊起京軍不能制調邊兵彬以大同遊擊隸總兵官張俊起調過薊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為賊得賞後與賊戰

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於耳拔之更戰武宗聞而壯之七年賊漸平遣邊兵還鎮大同宣府軍過京師犒之遂并宣府守將許泰皆留不遣彬因錢寧得召見帝見其矢痕呼曰彬健能爾耶彬狡黠強狠貌魁碩有力善騎射談兵帝前帝大說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嘗與帝奕不遜千戶周騏叱之彬陷騏撈死左右皆畏彬彬導帝微行數至教坊司進鋪花氈幄百六十間制與離宮等帝出行幸皆御之寧見彬驟進意不

平一日帝捕虎召寧寧縮不前虎迫帝彬趨撲乃解帝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然心德彬而嘆寧寧他日短彬帝不應彬知寧不相容顧左右皆寧黨欲籍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稱十不便皆不聽于是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軍入京師號外四家縱橫都市每團練大內間以角觝戲帝戎服臨之與彬聯騎出鎧甲相錯幾不可辨八年命許泰領敢勇營彬領神威營改太平倉為

鎮國府處邊兵建西官廳於奮武營賜彬泰國姓越二年遷都督僉事彬薦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畧並召侍豹房同賜姓為義兒毀積慶鳴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四鎮軍彬兼統之帝自領羣閣善射者為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帝時臨閱名過錦諸營悉衣黃罩甲泰琮周等冠遮陽帽帽植天鵝翎貴者三翎次二翎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翎自喜甚彬阮心忌寧欲導帝巡幸遠

寧因數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瞬息馳千里何鬱鬱居大內為廷臣所制帝然之十二年八月急褻微服出幸昌平至居庸關為御史張欽所遮乃還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居庸幸宣府彬為建鎮國府第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未幾幸陽和迤北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勛等力戰至應州寇引去斬首十六級官軍死數百人以捷聞京

師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又自稱鎮國公所駐蹕稱
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歲廷臣
前後切諫悉置不省十三年正月還京師念宣府彬復
導帝往因幸大同聞太皇太后崩乃還京發喪將葬如
昌平祭告諸陵遂幸黃花密雲彬等掠良家女數十車
日載以隨有死者永平知府毛思義忤彬下獄謫官典
膳李恭疏請回鑾指斥彬罪未及上彬遽恭死詔獄帝
駐大喜峯口欲令朵顏三衛和通巴爾斯等納質宴勞

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不報帝既還下詔稱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而命彬為威武副
將軍錄應州功封彬平虜伯子三人錦衣衛指揮泰安
邊伯琮周俱都督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賞
賜億萬計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幸
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太原大
徵女樂納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以歸彬與諸近幸皆
母事之稱曰劉娘娘初延綏總兵官馬昂罷免有女弟

善歌能騎射解外國語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彬奪
歸進於帝召入豹房大寵傳陞昂右都督弟昺昶並賜
蟒衣大璫皆呼為舅賜第太平倉給事御史諫不應嘗
幸昂第召其妾昂不聽帝怒而起昂復結太監張忠進
其妾杜氏遂傳陞昺都指揮昶儀真守備昂喜過望又
進美女四人謝恩及是納欽女皆彬所導也十四年正
月自太原還至宣府命彬提督十二團營帝東西遊幸
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

無倦容及還京復欲南幸刑部主事汪金疏陳九不可
且極言酣酒當戒帝不省廷臣百餘人伏闕諫彬故激
帝怒悉下獄多杖死者彬亦意沮議得寢會寧王宸濠
反彬復贊帝親征下令諫者處極刑命彬提督贊畫機
密軍務並督東廠錦衣官校辦事是時張銳治東廠錢
寧治錦衣彬兼兩人之任權勢莫與比遂扈帝以行尋
止寧令董皇后役不得從八月發京師彬在途矯旨輒
縛長吏通判胡琮懼自縊死十二月至揚州即民居為

都督府遍刷處女寡婦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當是時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為長跪魏國公徐鵬舉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叅贊尚書喬宇應天府丞寇天叙挺身與抗彬氣稍折十五年六月辛丑首山諸軍夜驚言彬欲為逆久之乃定時宸濠已就擒繫江上舟中民間數訛傳將為變帝心疑欲歸閏八月發南京至清江浦漁積水池帝舟覆

被溺遂得疾十月帝至通州彬尚欲勸帝幸宣府矯旨
召勲戚大臣議宸濠獄又上言賴鎮國公朱壽指授方
略禽宸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乃下詔
褒賜鎮國公歲加彬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千戶會帝
體憊甚左右力請乃還京彬猶矯旨改團練營為威武
團練營自提督軍馬令泰周琮等提督教場操練及帝
崩大學士楊廷和用遺命分遣邊兵罷威武團練營彬
內疑稱疾不出陰布腹心衷甲觀變令泰詣內閣探意

廷和以溫語慰之彬稍安乃出成服廷和密與司禮中
官魏彬計因中官溫祥入白太后請除彬會坤寧宮安
獸吻即命彬與工部尚書李鐸入祭彬禮服入家人不
得從事竟將出中官張永留彬鐸飯太后遽下詔收彬
彬覺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
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門者門者執之拔其鬚且盡
收者至縛之有頃周琮並縛至罵彬曰奴早聽我豈為
人禽世宗即位磔彬于市周琮與彬子勲杰鰲熙俱斬

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幼子然及妻女俱發功臣家為奴
時京師久旱遂大雨籍彬家得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
二百櫃他珍瑤不可數計許泰江都人都督寧子襲職
為羽林前衛指揮使中武會舉第一擢署都指揮同知
尋充副總兵協守宣府正德六年與邵永江彬俱調勦
流賊敗賊霸州追敗之東光半壁店未幾復敗賊棗強
劉六寇曹州泰與馮楨邵永擊却之乘勝禽斬千八百
人賊犯蠡縣臨城泰等不敢擊被劾停俸既而賊奔衛

輝泰為所敗調赴萊陽逗遛不進詔草署都督僉事新
銜仍以都指揮同知辦賊賊平進署都督同知留京師
與彬日侍左右賜國姓歷遷左都督冒應州功封安邊
伯震濠及帝以泰為威武副將軍偕中官張忠率禁軍
先往宸濠已為王守仁所禽泰欲攘其功疾馳至南昌
窮搜逆黨士民被誣陷者不可勝計誅求刑戮甚於宸
濠之亂嫉守仁功排擠之百方執伍文定窘辱備至居
久之始旋師世宗即位廷臣交劾文定亦備以虐民妒

功狀上聞下獄論死寅緣貴近減死徙邊馬昂亦罷是等戍邊

錢寧不知所出或云鎮安人幼鬻太監錢能家為奴能嬖之冒錢姓能死推恩家人得為錦衣百戶正德初曲事劉瑾得幸於帝性獷狡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賜國姓為義子傳陞錦衣千戶瑾敗以計免歷指揮使掌南鎮撫司累遷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言無不聽其名刺自稱皇庶子引樂工戚賢回回人于永及諸番僧以

秘戲進請於禁內建豹房新寺恣聲伎為樂復誘帝微
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
密伺寧寧來則知駕將出矣太監張銳領東廠緝事橫
甚而寧典詔獄勢最熾中外稱曰廠衛司務林華評事
沈光大皆以杖繫校尉為寧所奏逮下錦衣獄黜光大
貶華一級錦衣千戶王注與寧暱撻人至死員外郎劉
秉鑑持其獄急寧匿注於家而屬東廠發刑部他事尚
書張子麟亟造謝寧立釋注乃已廠衛校卒至部院白

事稱尚書子麟輩曰老尊長太僕少卿趙經初以工部
郎督乾清宮工乾沒帑金數十萬經死寧佯遣校尉治
喪迫經妻子扶櫬出姬妾帑藏悉據有之中官廖堂鎮
河南其弟錦衣指揮鵬肆惡為巡撫鄧庠所劾詔降級
安置鵬懼使其嬖妾私事寧得留任寧子永安六歲為
都督養子錢傑錢靖等俱冒國姓授錦衣衛官念富貴
已極帝無子思結強藩自全為寧王宸濠營復護衛又
遣人往宸濠所有異謀又令宸濠數進金銀玩好於帝

謀名其世子司香太廟為入嗣地又以玉帶綵紵附其
典寶萬銳歸詐稱上賜凡宸濠所遣私人行賄京師皆
主伶人臧賢家由寧以達帝左右宸濠反帝心疑寧寧
懼白帝收宸濠所遣盧孔章而歸罪賢謫戍邊使校尉
殺之遂以滅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然卒中江彬
計使董皇后役彬在道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我固
疑之乃羈之臨清馳收其妻子家屬帝還京裸縛寧籍
其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

胡椒數千石世宗即位磔寧於市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子永安幼免死妻妾發功臣家為奴

陸炳其先平湖人祖塤以軍籍隸錦衣衛為總旗父松襲職從典獻王之國安陸選為儀衛司典仗世宗入承大統松以從龍恩遷錦衣副千戶累官後府都督僉事協理錦衣事世宗始生松妻為乳媪炳幼從母入宮中稍長日侍左右炳武健沈鷺長身火色行步類鶴舉嘉靖八年武會試授錦衣副千戶松卒襲指揮僉事尋追

署指揮使掌南鎮撫事十八年從帝南幸次衛輝夜四
更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闥負帝出帝自
是愛幸炳屢擢都揮同知掌錦衣事帝初嗣位掌錦
衣者朱宸未久罷代者駱安繼而王佐陳寅皆以興邸
舊人掌錦衣衛佐嘗保持張鶴齡兄弟獄有賢聲寅亦
謹厚不為惡及炳代寅權勢遠出諸人上未幾擢署都
督僉事又以緝捕功擢都督同知炳驟貴同列多父行
炳陽敬事之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夏言嚴

嵩歡以故日重嘗捶殺兵馬指揮為御史所糾詔不問言故暱炳一日御史劾炳諸不法事言即擬旨逮治炳寃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自是嫉言次骨及嵩與言構炳助嵩發言與邊將關節書言罪死嵩德炳恣其所為引與籌畫通賕賂後仇鸞得寵陵嵩出其上獨憚炳炳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私出金錢結其所親愛得鸞陰私及鸞病亟炳盡發其不軌狀帝大驚立收鸞敕印鸞憂懼死至剖棺戮屍炳先進左都

督錄禽哈舟兒功加太子太保以發鸞密謀加少保兼
太子太傅歲給伯祿三十三年命入直西苑與嚴嵩朱
希忠等侍修元三十五年三月賜進士恩榮宴故事錦
衣列於西帝以炳故特命上坐班二品之末明年疏劾
司禮中官李彬侵盜工所物料營墳墓僭擬山陵與其
黨杜泰三人論斬籍其貲銀四十餘萬金珠珍寶無算
尋加炳太保兼少傅掌錦衣如故三公無兼三孤者僅
於炳見之炳任豪惡吏為爪牙悉知民間銖兩奸富人

有小過軌收捕沒其家積貲數百萬營別宅十餘所莊園遍四方勢傾天下時嚴嵩父子盡攬六曹事炳無所不關說文武大吏爭走其門歲入不貲結權要周旋善類亦無所吝帝數起大獄炳多所保全折節士大夫未嘗構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稱之者三十九年卒官贈忠誠伯謚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繹為本衛指揮僉事隆慶初用御史言追論炳罪削秩籍其產奪繹及弟太常少卿煒官坐贓數十萬繫繹等追償久之貲盡萬曆三

年繹上章乞免張居正等言炳救駕有功且律非謀反
叛逆奸黨無籍沒者况籍沒追賊二罪並坐非律意帝
憫之遂獲免

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也師事范文泰李
伯芳黃太初咸盡其術寧王宸濠召之辭不往世宗嗣
位惑內侍崔文等言求鬼神事日事齋醮諫官屢以為
言不納嘉靖三年徵元節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
居顯靈宮專司禱祀雨雪愆期禱有驗封為清微妙濟

守靜修真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
應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玉銀象牙印各一六年乞
還山詔許馳傳未幾趨朝有事南郊命分獻風雲雷雨
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贈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贈文
泰真人賜元節紫衣玉帶給事中高金論之帝下金詔
獄敕建真人府於城西以其孫啓南為太常丞曾孫時
雍為太常博士歲給元節祿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灑
掃賜莊田三十頃蠲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於貴溪賜

名仙源宮既成乞假還山中途上奏言為大學士李時
弟員外敗所侮時上章引罪敗下獄獲譴比還朝舟至
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服及闡教輔國玉印先是以皇
嗣未建數命元節建醮以夏言為監禮使文武大臣日
再上香越三年皇子疊生帝大喜數加恩元節拜禮部
尚書賜一品服孫啓南徒陳善道等咸進秩贈伯芳太
初為真人帝幸承天元節病不能從無何死帝為出涕
贈少師賜祭十壇遣中官錦衣護喪還有司營葬用伯

爵禮禮官擬謚榮靖不稱旨再擬文康帝兼用之曰文
康榮靖啓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
衛道高士隆慶初削元節秩謚

陶仲文初名典真黃岡人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
與邵元節善嘉靖中由黃梅縣吏為遼東庫大使秩滿
需次京師寓元節邸舍元節年老宮中黑眚見治不效
因薦仲文于帝以符水嚙劍絕宮中妖莊敬太子患痘
禱之而瘥帝深寵異十八年南巡元節病以仲文代次

衛輝有旋風繞駕帝問此何祥也對曰主火是夕行宮果火宮人死者甚衆帝益異之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尋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監國專事靜攝太僕卿楊最疏諫杖死廷臣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神仙禱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為太常丞子壻吳濬從孫良輔為太常博士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仲文起筦庫不二歲登三孤恩寵出

元節上乃請建雷壇於鄉縣祝聖壽以其徒威宗仁為左至靈馳驛往督黃州同知郭顯文監之工稍稽謫顯文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趨甚急公私騷然御史楊爵郎中劉魁言及之給事中周怡陳時事有日事禱祠語帝大怒悉下詔獄拷掠長繫吏部尚書熊浹諫乂仙即命削籍自是中外爭獻符瑞焚修齋醮之事無敢指及之者矣帝自二十年遭宮婢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仲文得時見見輒

賜坐稱之為師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議已每下詔旨多
憤疾之辭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
輩皆緣以進其後夏言以不冠香葉冠積他釁至死而
嚴嵩以虔奉焚修蒙異眷者二十年大同獲諜者王三
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
孤終明世惟仲文而已久之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
支大學士俸廕于世恩為尚寶丞復以聖誕加恩給伯
爵俸授其徒郭弘經王永寧為高士時都御史胡纘宗

下獄株連數十人二十九年春京師災異頻見帝以咨仲文對言慮有冤獄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纘宗等爰書帝悉從輕典果得雨乃以平獄功封仲文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弘經永寧封真人仇鸞之追戮也下詔稱仲文功增祿百石廕子世昌國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齊河縣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濬河得龍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脈長數丈類有神相帝即發帑銀助之時建元嶽湖廣太和山既成遣英國公張溶往行安神禮

仲文偕顧可學建醮祈福明年聖誕加恩廕子錦衣百
戶帝益求長生日夜禱祠簡文武大臣及詞臣入直西
苑供俸青詞四方好人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
大順藍田王之屬咸以燒煉符咒熒惑天子然不久皆
敗獨仲文恩寵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緣以進又創
二龍不相見之說青宮虛位者二十年三十五年上皇
考道號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
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皇妣號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

總仙法主元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
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後加號九天
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
真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
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
人元都境萬壽帝君明年仲文有疾乞還山獻上厯年
所賜蟒玉金寶法冠及白金萬兩既歸帝念之不置遣
錦衣官存問命有司以時加禮改其子尚寶少卿世恩

為太常丞兼道錄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仲文得寵二十年位極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餘帝聞痛悼葬祭視卽元節特謚榮康惠肅世恩後至太常卿隆慶元年坐與王金偽製藥物下獄論死仲文秩謚亦追削段朝元合肥人以燒煉于郭勛言所化銀皆仙物用為飲食器當不死勛進之帝帝大悅仲文亦薦之獻萬金助雷壇工費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請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帝益喜已而術不

驗其徒王子巖攻發其詐帝執子巖朝用付鎮撫拷訊
朝用所獻銀故出勛資事既敗帝亦寢疎勛明年勛亦
下獄朝用乃脅勛賄捶死其家人復上疏瀆奏帝怒遂
論死龔可佩嘉定人出家崑山為道士通曉道家神名
由仲文進諸大臣撰青詞者時從可佩問道家故事俱
愛之得為太常博士帝命入西宮教官人習法事累遷
太常少卿為中官所惡誣其嗜酒使使偵之報可佩醉
員外郎邵駿所執下詔獄并逮駿俱杖六十可佩杖死

屍暴露路河為羣犬所食峻亦奪官峻與可佩故無交
敢白其寃者監道行以扶鸞術得幸有所問輒密封遣
中官詣壇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穢褻中官懼
交通道行啟視而後焚答始稱旨帝大喜問今天下何
以不治道行故惡嚴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問果爾上
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動會御史鄒應
龍劾嵩疏上帝即放嵩還已嵩詢知道行所為厚賂帝
左右發其怙寵招權諸不法事下詔獄坐斬死獄中胡

大順者仲文同縣人也緣仲文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
大順以奸欺事發斥回籍後覲復用偽撰萬壽金書一
帙詭稱呂祖所作且言呂祖授三元大丹可却疾不老
遣其子元玉從妖人何廷玉齋入京因左演法監田玉
左正一羅萬象以通內官趙楹獻之帝田玉者鐵柱觀
道士嚴嵩罷歸至南昌值聖誕田玉為帝建醮會御史
姜儆訪秘法至嵩索田玉諸符錄進獻田玉亦自以名
鶴術託儆附奏得召為演法與萬象並以扶鸞術供奉

西內因交歡楹時帝方幸此三人故大順書由三人進
帝覽書問既云乩書扶乩者何不來田玉遂詐為聖諭
徵之至則屢上書求見帝語徐階曰自藍道行下獄遂
百孽擾宮今大順來可復用乎對曰扶乩之術惟中外
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孽已久似非道行
所致且用此輩孽未必消小人無賴宜治以法帝悟報
曰田玉無狀去冬代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徵取
大順不治無以徵將來階對水銀不可服食詐傳詔旨

罪尤重倘置不問羣小互相朋結恐釀大患乃命執大順田玉萬象等下錦衣獄不知其奸由楹也錦衣上獄詞帝有意寬之以問階階力言不可不重治乃下諸人法司令重擬楹伺間具密奏為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禮拷訊具得其交通狀遂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元玉並論死楹瘦死帝以逆囚當顯戮怒所司不如法詔停刑部司官俸嘉靖四十四年也世宗朝奏章有前朝後朝之說前朝所奏者諸司章奏也他方士雜流有所陳

請則從後朝入前朝官不與聞故無人摘發賴帝晚年漸悟其妄而政府力為執奏諸奸獲正法云王金者鄆縣人也為國子生殺人當死知縣陰應麟雅好黃白術聞金有秘方為之解得末減金遂逃京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以仙酒獻文華文華獻之帝及文華視師江南金落魄無所遇一日帝於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採芝天下四方來獻者皆積苑中中使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金厚結中使得芝萬本聚為一山號萬歲

芝山又偽為五色龜欲因禮部以獻尚書吳山不為進
山罷金自進之帝大喜遣官告太廟禮部袁煒率廷臣
表賀而授金太醫院御醫先是總督胡宗憲獻白鹿者
再帝喜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進宗憲秩百官表賀已
宗憲獻靈芝五白龜二帝益喜賜金幣鶴衣告廟表賀
如初不數日龜死帝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
也淮王獻白雁二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廟嚴嵩孫鵠獻
玉兔一靈芝六十四藍道行獻瑞龜俱遣中官獻太廟

廷臣表賀未幾兔生二子禮官請謝元告廟是月兔又
生二子帝以為延生之祥特建謝典告廟已又生數子
皆稱賀其他西苑嘉禾顯陵甘露無不告廟稱賀者當
是時陶仲文已死嚴嵩亦罷政藍道行又以詐偽誅宮
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因詐飾以娛
之四十三年五月帝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
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降
一桃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元告廟未幾壽鹿亦

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
時遣官求方士于四方至者日衆豐城人熊顯進仙書
六十六冊方士趙添壽進秘法三十二種醫士申世文
亦進三種帝知其多妄無殊錫金思所以動帝乃與世
文及陶世恩陶倣劉文彬高守忠偽造諸品仙方養老
新書七元天禽護國兵策與所製金石藥並進其方詭
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
世恩竟得遷太常卿倣太醫院使文彬太常博士未幾

帝大漸遺詔歸罪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並論死繫獄
隆慶四年十月高拱柄國盡反徐階之政乃宥金等死
編口外為民

顧可學無錫人舉進士歷官浙江叅議言官劾其在部
時盜官帑斥歸家居二十餘年矚世宗好長生而同年
生嚴嵩方柄國乃厚賄嵩自言能煉童男女洩為秋石
服之延年嵩為言於帝遣使齎金幣就其家賜之可學
詣闕謝遂命為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超拜工部尚書

尋改禮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時盛端明亦以方術承帝
眷可學獨揚揚自喜請屬公事人咸畏而惡之帝惑乩
仙言手詔問禮部古用芝入藥今產何所尚書吳山博
引本草黃帝內經漢舊儀王充論衡瑞命記言歷代皆
以芝為瑞然服食之法未有傳所產地亦未敢預擬乃
詔有司採之五嶽及太和龍虎三茅齊雲鶴鳴諸山無
何宛平民獻芝五本帝悅賚銀幣自是來獻者接踵時
又採銀礦龍涎香中使四出論者咸咎可學可學尋以

年老乞休卒賜祭葬謚榮僖端明饒平人舉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劾罷家居十年自言通曉藥石服之可長生由陶仲文以進嚴嵩亦左右之遂召為禮部右侍郎尋拜工部尚書改禮部加太子少保皆與可學並命二人但食祿不治事供奉藥物而已端明頗負才名晚由他途進士論恥之端明內不自安引去卒於家賜祭葬謚榮簡隆慶初二人皆褫官奪謚朱隆禧者昆山人由進士歷順天府丞坐大計黜二十七年陶

仲文赴太和山隆禧邀至其家以所傳長生秘術及所製香衲祈代進仲文還朝奏之帝悅即其家賜白金飛魚服隆禧入朝謝恩帝以大計罷閒官例不復起加太常卿致仕居二年加禮部右侍郎會有邊警仲文乘間薦隆禧知兵帝曰祖宗法不可廢卒不用既卒其妻請卹典所司執不予帝特諭予之隆慶初褫官帝晚年求方術益急仲文可學輩皆前死四十一年冬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儆江南山

東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大任畿輔河南湖廣四川
山西陝西雲南貴州至四十三年十月還朝上所得法
秘數千冊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做大任擢侍講學
士秩等賜第京師傲不自安尋引退大任入翰林不為
同官所齒隆慶元年正月言官劾兩人所進劉文彬等
已正刑章宜并罪遂奪職

明史卷三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七考證

紀綱傳誣逮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之死

臣

方煒按綱

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賕周新捕治之千戶脫走
訴綱綱遂誣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既至
致之死事詳明實錄及明史周新傳此傳未詳謹附
識

紀綱傳吳中故大豪沈萬三洪武時籍沒所漏貲尚富

臣方煒按開國臣傳載萬三名富其弟萬四名貴以力田致富明太祖初起萬三兄弟獻金佐軍用後其孫漢傑玠等皆讀書仕宦未詳其籍沒事與傳互異謹附識

紀綱傳其黨敬江謙春瑛等誅謹有差 臣方煒按明實錄時丁鉦亦以母喪預慶成宴被劾帝始悟其奸邪戍邊謹附識

門達傳坐累解職 臣方煒按門達坐累解職識大錄

諸書俱未載其事明實錄亦未見謹識

門達傳然是時英宗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

校為耳目

臣方煒按明實錄天順二年冬十月李

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帝不許於是杲達等勢益熾

謹附考

門達傳

達杲附

杲所遣校尉誣寧府弋陽王奠璽母子

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靖王奠培等亦言無左驢帝

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璽母子死方昇尸出大

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為寃 臣方煒按明實錄
殺弋陽王奠璽為天順五年夏五月事維時令奠璽
兄奠培具實以聞且遣官與杲按問傳中未及杲親
往勘一節謹附識

門達傳當是時達害大學士李賢寵又數規己嘗譖於
帝言賢受陸瑜金酬以尚書帝疑之不下詔者半載
至是拷掠塏教以引賢 臣方煒按大事記楊塏一
作楊瑄為彩漆軍匠時達逼瑄供李賢主使瑄陽諾

且曰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鞠於廷達信之以聞此又一說謹附識

門達傳憲宗嗣位綸敗臣方煒按王綸為東宮內侍嘗從侍讀學士錢溥受學英宗疾綸私詣溥計事及英宗崩綸又哀服襲貂憲宗惡之下獄謹附識

門達傳言官交章論其罪命逮治論斬臣方煒按達坐調都勻衛左都御史李賓疏其罪當正國法乃論斬初門達廷訊時負故強辨至賓前則曰公直訊我

遂引服見明實錄謹附識

李孜省傳九卿大臣給事御史皆極論傳奉官之弊首
及孜省常恩等 臣方煒按憲章錄時工部主事張
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戶部主事周軫兵
部郎中崔陞中書舍人丁璣等亦上疏力言俱不報
故孜省恨廷臣甚日事構逐謹識

李孜省傳其年十月再復左通政益作威福 臣方煒

按時言者多觸上怒書姓名於屏者六十人吏部不

敢陞拔見憲章錄謹識

李孜省傳孝宗嗣位始用科道言盡汰傳奉旨謫孜省
常恩玉芝玗中經戍邊衛臣方煒按是時四川番
僧國師法王等俱追奪誥勅印信發回四川光相寺
其吏部尚書李裕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賢
以附李孜省故罷黜見憲章錄大事記諸書傳未詳
載謹附考

繼曉傳成化二十一年星變臣方煒按成化二十一

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天西行化白氣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於是廷臣皆以星變各條陳政事見天文志謹附考

繼曉傳言官極論其罪始勒為民臣方煒按明實錄給事中李俊上疏攷省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行斥革庶天變可回帝不得已勒繼曉為民謹附識

江彬傳七年賊漸平遣邊兵還鎮大同宣府臣方煒

按朱國禎江彬亂政記時威寧伯仇鉞言邊兵久勞人馬俱病今賊漸平請留三之一餘遣還邊下廷議乃以劉暉等所部各千人益以內地兵五千人分屬之留鎮守餘軍俱遣還傳未之及謹附考

江彬傳賜彬泰國姓越二年遷都督僉事

臣方煒按

彬前征流賊次新河縣不進及盜去乃殺居民以冒首功累為言官所劾至是給事中潘埴覈實以聞上不之罪事見江彬亂政記謹附識

江彬傳永平知府毛思義忤彬下獄謫官

臣方煒按

時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謂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遊此皆奸徒矯詐煽惑人心百姓其各安業非有府部撫院文書敢稱駕至擾民者捕治之武宗聞之怒遂下獄事見大事記傳未詳載謹附識

江彬傳帝駐喜峰口欲令朵顏三衛和通巴爾斯等納質宴勞御史劉元陳四不可不報

臣

方煒按是時

指揮黃勲以供應擾民士元按治之黃勲逃至行在

因嬖幸入譖於是縛士元至軍門杖之仍繫獄見明
實錄謹附考

江彬傳復欲南幸刑部主事汪金疏陳九不可且極言

酣酒當戒帝不省

臣

方煒按武宗嗜酒左右欲乘

昏醉市權亂政常置酒以待俟少醒即以進或未溫

輒冷飲之凡事顛倒皆以此故金言不可者九無待

強聒所戒者一莫甚於酒言最警切詳見江彬亂政

記謹識

江彬傳至清江浦漁積水池帝舟覆被溺遂得疾

臣

方煒按武宗及臨清召太醫自京中至內侍密問狀
曰疾亟矣可及還內耳及彬問則佯對曰何害行即
愈矣事見大事記謹附錄

江彬傳世宗即位礫彬於市

臣方煒按各鎮奏報有

為彬壅滯二三歲不得達者彬既執一時赴鴻臚寺
投進者凡九十九封赴通政司者七封藏彬家及鎮
國府者又三十餘封事見江彬亂政記謹附識

錢寧傳念富貴已極帝無子思結強藩自全為寧王宸

濠營復護衛

臣

方煒按朱國禎錢寧記寧於石徑

山造寺窮極奢麗道上遊幸及通宸濠為江彬所覺
彬私令寧掌衛事居中不及從上出彬日譖之寧寵
衰傳中未詳及謹附識

陸炳傳及鸞病亟炳盡發其不軌狀帝大驚立收鸞敕
印鸞憂懼死至剖棺戮屍

臣

方煒按大事記上收

鸞妻孥下獄拷訊問反狀妻素識炳曰夫君有謀惟

公知之何問我衆皆失色炳恚甚遂成鸞獄至剖棺戮尸傳首九邊傳中未詳謹附識

陸炳傳積貲數百萬營別宅十餘所莊園遍四方勢傾天下臣方煒按炳於西湖建乳娘廟立宣公書院皆極崇麗別宅分置姬妾田園遍臨清揚州南昌承天等處勢傾天下威行宮省中外不稱官不稱號直曰陸堂云見朱國禎陸炳記謹附識

邵元節傳世宗嗣位惑內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

齋醮

臣

方煒按明實錄世宗嘉靖二年閏四月始

修醮宮中時給事中劉最劾崔文左道下獄謫戍後
乃齋醮無虛日命夏言充監禮使湛若水顧鼎臣充
引導官自此詞臣都以清詞干進謹附考

顧可學傳

盛端明附

隆慶初二人皆褫官奪謚

臣方

煒按是時徐階草疏詔方士悉付法司論罪故可學
端明等亦俱褫官奪謚見明實錄謹附考

明史卷三百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教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奸臣

宋史論君子小人取象於陰陽其說當矣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竊美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

不敢辭有明一代臣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求之外
廷諸臣蓋亦鮮矣當太祖開國之初胡惟庸先狡自肆
竟坐叛逆誅死陳瑛在成祖時以刻酷濟其奸私逢君
長君荼毒善類此其所值皆英武明斷之君而包藏禍
心久之方敗今遇庸主其為惡可勝言哉厥後權歸內
豎懷奸固寵之徒依附結納禍流搢紳惟世朝閹宦斂
迹而嚴嵩父子濟惡貪黷無厭莊烈帝手除逆黨而
周延儒溫體仁懷私植黨悞國覆邦南都末造本無足

言馬士英庸瑣鄙夫饕殘恣惡之數人者內無閹尹可
依而外與羣邪相比罔恤國事職為亂階究其心迹殆
將與杞檜同科吁可畏哉作奸臣傳

胡惟庸

陳寧

陳瑛

馬麟等

嚴嵩

趙文華等

周延儒

溫體仁

馬士英

阮大鍼

胡惟庸定遠人歸太祖於和州授元帥府奏差尋轉宣
使除寧國主簿進知縣遷吉安通判擢湖廣僉事吳元

年召為太常少卿進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已代汪廣洋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廣洋左遷廣東行省參政帝難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獨專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進左丞相復以廣洋為右丞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必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

好不可勝數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
遂誘達闇者福壽以圖達為福壽所發御史中丞劉基
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
基死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
佑學士吳伯宗劾惟庸幾得危禍自是勢益熾其定遠
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數尺餘者爭引符瑞又言其
祖父三世塚上皆有火无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
謀矣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

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殊甚使皆效爾
所為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
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
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
人二人素驍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飲
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
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又嘗
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

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太僕
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壻李佑父也惟庸令陰
說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強拒初不許已而依違其間惟
庸益以為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
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嗣君請兵為外
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
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
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

及武臣從已者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
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
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
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
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
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屬
咸當坐罪明年正月涂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
嵩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

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
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
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
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
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
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家奴盧仲誦首善
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
唐勝宗費聚趙雄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

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為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云陳寧茶陵人元末為鎮江小吏從軍至集慶館於軍帥家上軍帥上書言事太祖覽之稱善召試檄文詞意雄偉乃用為行省掾吏時方四征羽書旁午寧酬答整暇事無留滯太祖益才之淮安納款奉命徵其兵抵高郵為吳人所獲寧抗論不屈釋還擢廣德知府會大旱乞免民租不許寧自詣太祖奏曰民饑如此又徵租不已是為張士誠毆民也

太祖壯而聽之辛丑除樞密院都事癸卯遷提刑按察
司僉事明年改浙東按察使有小吏訟其隱過寧已擢
中書叅議太祖親鞫之寧首服繫應天獄一歲吳元年
冬盡將決太祖惜其才命諸將數其罪而宥之用為太
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拜司農卿遷兵部尚書明年
出為松江知府用嚴為治積歲蠹弊多所釐革尋改山
西行省叅政召拜叅知政事知吏戶禮三部事寧初名
亮至是賜名寧三年坐事出知蘇州尋改浙江行省叅

政未行用胡惟庸薦召為御史中丞太祖嘗御東閣免
冠而擲寧與侍御史高嵩入奏事太祖見之遂移入便
殿遣人止寧毋入櫺已整冠出閣始命入見六年命兼
領國子監事俄拜右御史大夫八月遣釋奠先師丞相
胡惟庸參政馮冕誠意伯劉基不陪祀而受胙太祖以
寧不舉奏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久之進
左御史大夫寧有才氣而性特嚴刻其在蘇州徵賦苛
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為陳烙鐵及居憲臺

益務威嚴太祖嘗責之寧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數諫寧怒捶之數百死太祖深惡其不惜斥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遂與惟庸通謀十三年正月惟庸事發寧亦伏誅

陳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貢入太學擢御史出為山東按察使建文元年調北平僉事湯琮告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逮謫廣西燕王稱帝召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為

能甫莅事即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
順命致死建文者如侍郎黃觀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
紀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偉等其心與叛逆
無異請追戮之帝曰臣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後二十
九人中如張紱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
汝所言有不與此數者不問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逐
簿觀叔英等家給配其妻女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
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

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為無名於是諸
忠臣無遺種矣永樂元年擢左都御史益以訐發為能
八月劾歷城侯盛庸怨誹當誅庸自殺二年劾曹國公
李景隆謀不軌又劾景隆弟增枝知景隆不臣不諫多
置莊產畜佃僕意叵測俱收繫又劾長興侯耿炳文僭
炳文自殺劾駙馬都尉梅殷邪謀殷遇害三年行部尚
書羅僉言事忤帝意瑛劾僉貪暴僉坐誅死又劾駙馬
都尉明觀強取民間子女娶娼為妾預景隆逆謀以親

見宥不改帝命勿治罷觀朝請已又劾其怨望逮下獄
八年劾隆平侯張信占鍊湖及江隆官田命三法司雜
治之瑛為都御史數年所論劾勲戚大臣十餘人皆陰
希帝指其他所劾順昌伯王佐都督陳俊指揮王恕都
督曹遠指揮房昭僉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復御
史車舒都督王瑞指揮林泉牛諒通政司參議賀銀等
先後又數十人俱得罪帝以為能發奸寵任之然亦知
其殘刻所奏讞不盡從中書舍人芮善弟夫婦為盜所

殺心疑其所親訟於官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帝刑部
故出盜帝命御史鞠治果非盜瑛因劾善妄奏當下獄
帝曰兄弟同氣得賊惟恐逸之善何罪其勿問車里宣
慰使刀暹答侵威遠州地執其知州刀算黨歸帝遣
使諭之刀暹答懼歸地及所執知州遣弟刀獵等貢方
物謝罪瑛請先下刀獵法司且逮治刀暹答帝曰蠻獠
之性稍不相得則相讐改則已今復罪而復治之何以
處不服者遂赦弗問知嘉興縣李鑑廷見謝罪帝問故

瑛言鑑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釋亨不籍宜
罪鑑言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名帝曰院文無名而
不籍不失為慎重鑑得免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因
及建文事辭意率直帝命議行之瑛劾文雅狂妄請寘
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有可采奈何以直
而廢之瑛刻薄非助朕為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
官海運糧漂沒瑛請治官軍罪責之償帝曰海濤險惡
官軍免溺死幸矣悉釋不問瑛之奸險附會一意苛刻

皆此類也帝北巡皇太子監國瑛言兵部主事李貞受
皂隸葉轉等四人金請下貞獄無何貞妻擊登聞鼓訴
冤皇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鞠之自辰至午貞等不至惟
葉轉至訊之云貞不承不勝拷掠死三皂隸皆笞死三
日貞實未嘗受金先是袁綱覃珩兩御史俱至兵部索
皂隸貞猝無以應兩御史銜之興此獄於是刑科給
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綱行朋奸蒙蔽擅殺無辜請罪瑛
皇太子曰瑛大臣蓋為下所欺不能覺察耳置勿問械

繫網珩以其罪狀奏行在又有學官生事謫充太學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劉子春等復劾瑛方命自恣皇太子謂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體殊非大臣之道時太子深惡瑛以帝方寵任無如何久之帝亦寢疎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獄死天下快之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風旨傾誣排陷者無算一時臣工多效其所為如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趙緯李芳皆以傾險聞綱在佞倖傳麟輩人洪武末為

工科給事中建文時坐罪謫雲南為吏成祖即位悉復
建文朝所罷官麟得召還尋進兵科都給事中麟無他
建白專以訐發為能帝久亦厭之諭麟等曰奏牘一字
之誤皆喋喋煩碎甚矣謠謬即改正不必以聞麟等言
奏內有不稱臣者不可宥帝曰彼亦偶脫漏耳言官當
陳軍國大務細故可畧也久之擢右通政帝一日顧侍
臣曰四方頻奏水旱朕甚不寧麟遽進曰水旱天數堯
湯不免一二郡有之未害帝曰洪範恒雨恒暘皆本人

事可委天數哉爾言此不學故也麟慚而退麟居言路
糾彈諸司無虛實嘗署兵部事甫一日輒有過為人所
奏自是稍戢居通政八年卒於官珏山陽人永樂四年
里社賽神誣以聚衆謀不軌生死者數十人法司因稱
珏忠特擢刑科給事中伺察百僚小過輒上聞居官十
年貪黷不顧廉恥母喪未期起復視事輒隨衆大祀齋
宮復與慶成宴為御史俞信等所劾論大不敬當死帝
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廷臣豈有一人免耶遂

謫戍邊政學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歷行在禮部郎中
務掇人過失肆為奸貪十六年春有罪伏誅緯初為大
興教諭燕兵起與城守有勞擢禮科給事中坐罪謫思
南宣慰司教授永樂七年復原官務据撫朝士過久之
遷浙江副使後入朝仁宗見其名曰此人尚在耶是無
異蛇蝎遂謫嘉興典史芳穎上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歷
刑科給事中宣宗數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言洪武中
大臣面議時政必給事中二人與俱請復其舊帝是之

芳輒自務百司所為少不如意即詣帝前奏之人比之紀綱久之帝亦惡其奸黠為海鹽丞棄官歸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長身戎削疎眉目大音聲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移疾歸讀書鈴山十年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還朝久之進侍講署南京翰林院事召為國子祭酒嘉靖七年歷禮部右侍郎奉世宗命祭告顯陵還言臣恭上寶冊及奉安神牀皆應時雨霽又石產棗陽羣鶴集統碑入漢江河流驟漲請命輔

臣撰文刻石以紀天眷帝大悅從之遷吏部左侍郎進
南京禮部尚書改吏部居南京五年以賀萬壽節至京
師會廷議更修宋史輔臣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內閣命嵩還掌部事帝將祀獻
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稱宗入太廟嵩與羣臣議
沮之帝不悅著明堂或問示廷臣嵩惶懼盡改前說條
畫禮儀甚備禮成賜金幣自是益務為佞悅帝上皇天
上帝尊號寶冊尋加上高皇帝尊謚聖號以配嵩乃奏

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大禮告成頌奏之
帝悅命付史館尋加太子太保從幸承天賞賜與輔臣
埒嵩歸日驕諸宗藩請卹乞封挾取賄賂于世蕃又數
關說諸曹南北給事御史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嵩
每被論亟歸誠於帝事輒已帝或以事諮嵩所條對平
無奇帝必故稱賞欲以諷止言者嵩科第先夏言而位
下之始倚言事之謹嘗酒邀言躬詣其第夏言辭不見
嵩布席展所具啟跼讀言謂嵩實下己不疑也帝以奉

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寵以輕紗帝見益內親嵩嵩遂傾言斥之言去醮祀青祠非嵩無當帝意者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時嵩年六十餘矣精爽溢發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久之請解部事遂專直西苑帝嘗賜嵩銀記文曰忠勤敏達尋加太子太傅翟鑾資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諷言官論之鑾得罪去吏部

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壁同入閣皆不預聞票擬事政
事一歸嵩嘗讚歎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觀人嵩欲示
厚同列且塞言者意以顯夏言短乃請凡有上宣召乞
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讚壁偕入如祖宗朝
蹇夏三揚故事帝不聽然心益喜嵩累進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少傳兼太子太師久之帝微覺嵩橫時讚
老病罷壁死乃復用夏言帝為加嵩少師以慰之言至
復盛氣陵嵩頗斥逐其黨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寶

少卿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父子大懼長跪榻下
泣謝乃已知陸炳與言惡遂與比而傾言世蕃遷太常
少卿嵩猶畏言疏遣歸省墓嵩尋加特進再加華蓋殿
太常士窺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構言及曾銑俱棄市已
而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疎遠擢入閣
益不敢預可否嵩既傾殺言益偽恭謹言嘗加上柱國
帝亦欲加嵩嵩乃辭曰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國
初雖設此官左相國達功臣第一亦止為左柱國乞陞

下免臣此官者為令典以昭臣節帝大喜允其辭而以世蕃為太常卿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已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張經李天寵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後劾嵩世蕃者謝瑜葉經童漢臣趙錦王宗茂何維柏王昇陳塏厲汝進沈鍊徐學詩楊繼盛周鈇吳時來張翀董傳策皆被譴經鍊用他過置之死繼盛附張經疏尾殺之他所不悅假遷除考察以斥者甚衆皆未嘗有

跡也諳達薄都城慢書求貢帝召嵩與李本及禮部
尚書徐階入對西苑嵩無所規畫委之禮部帝悉用階言
稍輕嵩嵩復以間激帝怒杖司業趙貞吉而謫之兵部
尚書丁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諸將戰寇退帝欲殺汝夔
嵩懼其引己謂汝夔曰我在毋慮也汝夔臨死始知為
嵩紿大將軍仇鸞始為曾銑所劾倚嵩傾銑遂約為父
子已而鸞挾寇得帝重嵩猶免子蓄之寢相惡嵩密疏
毀鸞帝不聽而頗納鸞所陳嵩父子過少疎之嵩當入

直不召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內即與俱入至西
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父子對泣時陸炳掌
錦衣與鸞爭寵嵩乃結炳共圖鸞會鸞病死炳訐鸞陰
事帝追戮之於是益信任嵩遣所乘龍舟過海子召嵩
載直西內如故世蕃尋遷工部左侍郎倭寇江南用趙
文華督察軍情大納賄賂以遺嵩致寇亂益甚及胡宗
憲誘降汪直徐海文華乃言臣與宗憲策臣師嵩所授
也遂命嵩兼支尚書俸無謝自是褒賜皆不謝帝嘗以

嵩直廬隘撤小殿材為營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賜御膳
法酒嵩年八十聽以肩輿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英皇聖
太后後即不視朝自二十年宮婢之變即移居西苑萬
壽宮不入大內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
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然帝雖甚親
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
離其勢嵩父子獨得帝竅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順帝意
痛詆之而婉曲解釋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

稱其嫩而以微言中之或觸帝所耻與諱以是移帝喜
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輻輳附嵩時稱文選郎中萬家職
方郎中方祥等為嵩文武管家尚書吳鵬歐陽必進高
耀許論輩皆惴惴事嵩嵩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
亦寢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珪董傳策
各疏論嵩嵩因密請究主使者下詔獄窮治無所引帝
乃不問而慰留嵩然心不能無動階因得間傾嵩吏部
尚書缺嵩力援歐陽必進為之甫三月即斥去趙文華

忤旨獲譴嵩亦不能救有詔二王就婚郎第嵩力請留
內帝不悅嵩亦不能力持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
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
中及嵩妻毆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郎帝
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擬而日縱淫樂於家嵩
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
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旨所進
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

火嵩請暫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
帝不悅而徐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益親階顧問多不
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嵩懼置酒要階使家人羅拜舉
觴屬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階謝不敢未幾
帝入方士藍道行言有意去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
家知其事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實乞斬臣
首以謝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嵩溺愛世蕃負眷倚
令致仕馳驛歸有司歲給米百石下世蕃於理嵩為世

蕃請罪且求解帝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鵠
鴻客羅龍文戍邊遠詔從之特宥鴻為民使侍嵩而錮
其奴嚴年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叅議時四十一年五月
也龍文官中書交關為奸利而年最黠惡士大夫競稱
萼山先生者也嵩既去帝追念其贊元功忽忽意不樂
諭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陳不可帝曰
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輔元修乃可嚴嵩既退其子
世蕃已伏法敢更言者並應龍俱斬嵩知帝念已乃賂

帝左右發道行陰事繫刑部俾引階道行不承生論死
得釋嵩初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道士藍田王建醮鐵
柱宮田玉善召鶴嵩因取其符籙并已祈鶴文上之帝
優詔褒答嵩因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鶴
皆遠戍乞移便地就養終臣餘年不許其明年南京御
史林潤奏江洋巨盜多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
居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後與龍
文日誹謗時政其治第役衆四十道路皆言兩人通倭

變且不測詔下潤逮捕下法司論斬皆伏誅黜嵩及諸
孫皆為民謫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
目為奸臣其生世蕃大逆則徐階意也又二年嵩老病
寄食墓舍以死世蕃短項肥體眇一目由父任入仕以
築京師外城勞由太常卿進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寶司
事剽悍陰賊席父寵招權利無厭然頗通國典曉暢時
務嘗謂天下才惟己與陸炳楊博為三炳死益自負嵩
耄昏且旦夕直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世

蕃別號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決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筐篚相望於道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其治第京師連三四坊堰水為塘數十畝羅珍禽奇樹其中日擁賓客縱倡樂雖大僚或父執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喪亦然好古尊彝奇器書畫趙文華馮懋卿胡宗憲之屬所到輒輦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後已被應龍劾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園亭其監工

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為起御史林潤嘗劾懋卿懼
相報因與諫臣謀發其罪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
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法司黃光昇等以讞詞白
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曰若是適所
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
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
為手削其草獨按龍文與汪直姻舊為交通賄世蕃乞
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

王者又結宗人典樸陰伺非常多聚亡命龍文又招直
餘黨五百人謀為世蕃外投日本先所發遣世蕃班頭
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誘致外兵共相響應即日
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訖曰死矣遂斬於市籍其
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服玩所
直又數百萬趙文華慈谿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以考察謫東平州同知久之累官至通政司性傾狻
未第時在國學嚴嵩為祭酒才之後仕於朝而嵩曰貴

幸遂相與結為父子嵩念已過惡多得私人在通政劾
疏至可預為計故以文華任之文華欲自結於帝進百
花仙酒詭曰臣師嵩服之而壽帝飲甘之手敕問嵩嵩
驚曰文華安得為此乃宛轉奏曰臣平生不近藥餌犬
馬之壽誠不知何以然嵩恨文華不先白已召至直所
詈責之文華跪泣久不敢起徐階李本見之為解乃令
去嵩休沐歸九卿進謁嵩猶怒文華令從吏扶出之文
華大窘厚賂嵩妻嵩妻教文華伺嵩歸匿於別室酒酣

嵩妻為之解文華即出拜嵩乃待之如初以建議築京師外城加工部右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獻七事首以祭海神為言請遣官望祭於江陰常熟次令有司掩骼輕徭次增募水軍次蘇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且預徵官田稅三年次募富人輸財力自效事寧論功次遣重臣督師次招通番舊黨並海鹽徒易以忠義之名令偵伺賊情因以為間兵部尚書聶豹議行其五事惟增田賦遣重臣二事不行帝怒奪豹官而用

嵩言即遣文華祭告海神因察賊情當是時總督尚書
張經方徵四方及狼土兵議大舉自以位文華上心輕
之文華不悅狼兵稍有斬獲功文華厚犒之使進勦至
漕涇戰敗亡頭目十四人文華恚數趣經進兵經慮文
華輕淺洩師期不以告文華益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
上經大捷王江涇文華攘其功謂已與巡按胡宗憲督
師所致經竟論死又劾浙江巡撫李天寵罪薦宗憲代
天寵亦論死帝益以文華為賢命鑄督察軍務關防即

軍賜之而文華自此出總督上益恣行無忌欲分蘇松巡撫曹邦輔游墅闢破賊功不得則以陶宅之敗重劾邦輔陶宅之戰實文華宗憲兵先潰也兵科給事中夏祗得其情劾文華欺誣吏科給事中孫濬亦白邦輔冤狀帝終信文華言邦輔坐遣戍文華既殺經天寵復先後罷論總督周珌揚宜至是又傾邦輔勢益張文武將吏爭輸貨其門顛倒功罪牽制兵機紀律大乖將吏人解體徵兵半天下賊寇愈熾文華又陳防守事宜請

籍閒田百萬畝給兵為屯守計而今里居搢紳分督郡
邑兵事為兵部所馭而寢官軍既屢敗文華知賊未易
平欲委責去會川兵破賊周浦俞大猷破賊海洋文華
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晏請還朝帝悅許之比還敗報
踵至帝疑其妄數詰嵩嵩曲為解帝意終不釋會吏部
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
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謗訕默坐死帝以
是謂文華忠進工部尚書且加太子太保是時嵩年老

慮一旦死有後患因薦文華文學宜供奉青詞直內閣
帝不許而東南警還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
侍郎沈良材矣嵩令文華自請行為帝言江南人矯首
望文華帝以為然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浙江諸
軍事時宗憲先以文華薦代楊宜為總督及文華再出
宗憲欲藉文華以通於嵩諂奉無不至文華素不知兵
亦倚宗憲兩人交甚歡已而宗憲平徐海俘陳東文華
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喜祭告郊廟社稷加文華少

保蔭子錦衣千戶召還朝文華乃推功元輔高辭陞廕
帝優詔不允文華既寵貴志日驕事中官及世蕃漸不
如初諸人憾之帝嘗遣使賜文華值其醉拜跪不如禮
帝聞惡其不敬又嘗進方士藥帝服之盡使小璫再索
之不應西苑造新閣不以時告成帝一日登高見西長
安街有高慶問誰宅左右曰趙尚書新宅也旁一人曰
工部大木半為文華作宅何服營新閣帝益愠會三殿
災帝欲建正陽門樓責成甚亟文華猝不能辦帝積怒

且聞其連歲視師黠貨要功狀思逐之乃諭嵩曰門樓
庀材遲文華似不如昔嵩猶未知帝意力為掩覆且言
文華觸熱南征因致疾宜增侍郎一人專督大工帝從
之文華因上章稱疾請賜假靜攝旬月帝手批曰大工
方興司空是職文華既有疾可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相
賀帝雖逐文華猶以為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政者帝怒
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戶懌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
父帝大怒黜文華為民戍其子邊衛以禮科失糾劾令

對狀於是都給事中謝江以下六人並廷杖削籍文華
故病盡及遭譴卧舟中意邑邑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
腹裂臟腑出遂死後給事中羅嘉賓等核軍餉文華所
侵盜以十萬四千計有詔徵諸其家至萬厯十一年徵
猶未及半有司援恩詔祈免神宗不許成其子慎思於烟
瘴地馭懋鄉豐城人由行人擢御史屢遷大理少卿
三十五年轉左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懋鄉以才
自負見嚴嵩柄政深附之為嵩父子所暱會戶部以兩

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不舉請遣大臣一人總理嵩遂
用懋卿舊制大臣理鹽政無總四運司者至是懋卿盡
握天下利柄倚嚴氏父子所至市權納賄監司郡邑吏
隸行蒲伏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金飾溺器
歲時饋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
行製五線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
慈谿知縣霍與瑕以抗忤罷去御史林潤嘗劾懋卿
要索屬吏饋遺鉅萬濫受民訟勒富人賄置酒高會曰

費千金虐殺不辜怨咨載路竒斂淮商幾至激變五大
罪帝置不問四十年召為刑部右侍郎兩淮餘鹽歲徵
銀六十萬兩及懋卿增至一百萬懋卿去巡鹽御史徐
爌極言其害乃復六十萬之舊嵩敗御史鄭洛劾懋卿
及大理卿萬家朋奸黷貨兩人皆落職既而家匿嚴氏
銀八萬兩懋卿給得其二萬事皆露兩人先後戍邊時
生嚴氏黨被論者前兵部右侍郎柏鄉魏謨吉工部左
侍郎南昌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遷右副都

御史信陽董威僉都御史萬安張雨應天府尹祥符孟
淮南京光祿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祿少卿武進白啟常
右諭德蘭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新城王
材太僕丞新喻張春及嵩壻廣西副使袁應樞等數十
人黜謫有差植與嵩鄉里嘗勸嵩殺楊繼盛啟常官禮
部郎匿喪遷光祿與材汝楫俱為世蕃狎客啟常至以粉
墨塗面供歡笑而材汝楫俱出入嵩卧內關通請屬尤
為人所惡云

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厯四十一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與同年生馮銓友善天啟中遷右中允掌司經局事尋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莊烈帝即位召為禮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禎元年冬錦州兵譁督師袁崇煥請給餉帝御文華殿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延儒揣帝意獨進曰關門昔防禦今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各邊且效尤帝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

當求經久之策帝領之降旨責羣臣居數日復召問延
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銀耳何故譁譁必有隱
情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邪帝方疑邊將要挾聞
延儒言大說由此屬意延儒十一月大學士劉鴻訓罷
命會推廷臣以延儒望輕置之列成基命錢謙益鄭以
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王永
先曹于汴十一人名上帝以延儒不預大疑及溫體仁
許謙益延儒助之帝遂發怒黜謙益盡罷會推者不用

二年三月召對延儒於文華殿漏下數十刻乃出語秘
不得聞御史黃宗昌劾其生平穢行御史李長春論獨
對之非延儒乞罷不允南京給事中錢允鯨言延儒與
馮銓密契延儒柄政必為逆黨翻局延儒疏辨帝優詔
褒答其年十二月京師有讐特旨拜延儒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參機務明年二月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
六月體仁亦入九月成基命致仕延儒遂為首輔尋加
少保改武英殿體仁既並相務為柔佞帝意漸嚮之而

體仁陽曲謹媚延儒陰欲奪其位延儒不知也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謀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逆案而外歸咎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欲傾延儒四年春延儒姻婭陳于泰廷對第一及所用大同巡撫張建拱登萊巡撫孫元化皆有私時論籍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焚其廬發其先塋為言官所糾兄素儒冒錦衣籍授千戶又用家人周文郁為

副總兵益為言者所詆五年正月叛將李九成等陷登
州囚元化侍郎劉宇烈視師無功言路咸指延儒庇宇
烈於是給事中孫三傑馮元飈御史余應桂衛景瑗尹
明翼路振飛吳執御王道純王象雲等屢劾延儒應桂
並謂延儒納巨盜神一魁賄而監視中官鄧希詔與總
督曹文衡相訐奏語侵延儒給事中李春旺亦論延儒
當去延儒數上疏辯帝雖慰留心不能無動已而延儒
令于秦陳時政四事宣府太監王坤承體仁指直劾延

儒庇于泰給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當劾首揆輕朝廷
疑有邪人交構副都御史王志道亦言之帝怒削志道
籍延儒不能救體仁復職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
弁李元功等招搖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為延儒
功索獄囚賕謝而延儒至目陛下為義皇上人語諄逆
帝怒下元功詔獄且窮詰贊化語所自得贊化言得之
上林典簿姚孫渠給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張鳳翼亦具
述延儒語帝益怒錦衣衛帥王世盛拷掠元功無所承

獄上鐫世盛五級令窮治其事延儒覲體仁為援體仁
卒不應且陰黜與延儒善者延儒大困六年六月引疾
乞歸賜白金綵緞遣行人護行體仁遂為首輔矣始延
儒里居頗從東林游善姚希孟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
仇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皆東林也
至是歸失勢心內慚而體仁益橫越五年始去去而張至
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媚嫉稱一時
正人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

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為然溥友
吳昌時為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為謀會帝亦頗思延儒
而國觀適敗十四年二月詔起延儒九月至京復為首
輔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延儒被召溥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
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
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
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戍罪以下

皆得還家復詿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
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輕
棄於是鄭三俊長吏部劉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長工
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
石麒張瑋金先辰等布滿九列釋在獄傅宗龍等贈已
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嘗燕侍帝語及
黃道周時道周方謫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
學與守皆可用蔣德璟請移道周戍近地延儒曰上欲

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即日復道周官其因事開釋
如此帝尊禮延儒特重嘗於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
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駕無材畧且
性貪當邊境喪師季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破楚蜀天
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債事
延儒無憂色而門下客盛順董廷獻因緣為奸利又信
用文選郎吳昌時及給事中曹良直廖國遴楊枝起曾
應遴輩昌時嘉興人有幹材頗為東林效奔走然為人

墨而傲通厰衛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行人司副熊開
元廷劾延儒納賄狀觸帝怒與給事中姜埰俱廷杖下
詔獄左都御史宗周僉都御史光辰以救開元埰罷尚
書石麒又以救宗周等罷延儒皆弗救朝議皆以咎延
儒會昌時以年例出言路十人於外言路大譁掌科給
事中吳麟徵掌道御史祁彪佳劾昌時挾勢弄權延儒
頗不自安初延儒奏罷厰衛緝事都人大悅朝士不肖
者因通賂遺而厰衛以失權胥怨延儒又傲同官陳演

演銜刺骨掌錦衣者駱養性延儒所薦也養性狡狠背
延儒與中官結刺延儒陰事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畧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姓方奉命
辦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帝大喜降手敕獎以召
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
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帝輒
賜璽書褒勵偵

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既歸朝繳

敕諭帝即令藏貯以識勲勞論功加太師廕子中書舍人賜銀幣蟒服延儒辭太師許之居數日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諸臣責延儒蒙蔽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陳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言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及廷臣議上帝復諭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議延儒遂歸既去給事中郝綱疏請除奸以指延儒帝不聽山東僉事雷

續祚糾范志完亦及延儒已而御史蔣拱宸劾吳昌時
贓私巨萬大抵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端王
裕民洩漏機密重賄入手輒預揣溫旨告人給事中曹
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御中左門親鞠昌時折
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訐其通內帝察之有迹乃
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初薛國觀賜死謂昌時致之
其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
延儒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

京師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
應熊先入冀為請帝知之應熊既抵京命之歸延儒至
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
申救皆不許冬十二月昌時棄市命勒延儒自盡籍其
家

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萬厯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崇禎初遷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鷲機深刺骨崇禎元年冬詔會推

閣臣體仁望輕不與也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對稱旨亦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不當與閣臣選先是天啟二年謙益主試浙江所取士錢千秋者首場文用俚俗詩一句分置七義結尾蓋奸人給為之為給事中顧其仁所摘謙益亦自發其事法司戍千秋及奸人奪謙益俸案久定矣至是體仁復理其事帝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初已也辭頗屈而

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湧泉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
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
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敢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
立於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
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
尤力且言溫體仁熱中缺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
曰前此謙益皆閒曹今者糾之正為朝廷慎用人耳如
允儒言乃真黨也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

譙益引罪歎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詔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禍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帝乃即日罷譙益官命議罪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生譙益黨降謫有差亡何御史毛九華劾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人木為商人所訴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詩頌魏忠賢帝下浙江巡撫覈實明年春御史任贊化

亦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諸不法事帝怒其語褻賤
一秩調外體仁乞罷因言比為譴益所排擊臣者百出
而無一人左袒臣孤立可見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
體仁與九華贊化詰辯良久言二人皆譴益死黨帝心
以為然獨召大學士韓爌等於內殿諭諸臣不憂國惟
挾私相攻當重繩以法體仁復力求去以要帝帝優詔
慰答焉已給事中祖重暑南京給事中錢允鯨南京御
史沈希詔相繼論體仁熱中會推劫言者以黨帝皆不

聽法司上千秋獄言諫益自發在前不宜坐詔令再勘
體仁復疏言獄詞皆出諫益手於是刑部尚書喬允升
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僕寺卿蔣允儀
府丞魏光緒給事中陶崇道御史吳姓樊尚璟劉廷佐
各疏言臣等雜治千秋觀聽者數千人非一手一口所
能掩體仁顧敗罔求勝體仁見于汴等詞直乃不復深
論千秋事惟詆于汴等黨護而已諫益坐杖論贖而九
華所論體仁媚璫詩亦卒無左驗當是時體仁以私憾

撐拒諸大臣展轉不肯黜帝謂體仁孤立益嚮之未幾
延儒入閣其明年六月遂命體仁以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體仁既藉延儒力得輔政勢益張踰年吏部尚
書王永光去用其鄉人閔洪學代之凡異己者率以部
議論罷而體仁陰護其事又用御史史塗高捷及侍郎
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等為腹心忌延儒居已上并思
傾之初帝殺袁崇煥事牽錢龍錫論死體仁與延儒永
先主之將興大獄梁廷棟不敢任而止事詳龍錫傳比

龍錫減死出獄延儒言帝盛怒解救殊難體仁則佯曰
帝固不甚怒也善龍錫者因薄延儒其後太監王坤給
事中陳贊化先後劾延儒體仁默為助延儒遂免歸始
與延儒同入閣者何如寵錢象坤踰歲象坤去無何如
寵亦去延儒既罷廷臣惡體仁當國勸帝復召如寵如
寵屢辭給事中黃紹傑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寵瞻顧
不前則體仁宜思自處帝為謫紹傑於外如寵卒辭不
入體仁遂為首輔體仁荷帝殊寵益恣橫而中阻深所

欲推薦陰令人發端已承其後欲排陷故為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為之移初未嘗有迹姚希孟為講官以才望遷詹事體仁惡其偏乃以冒籍武生事奪希孟一官使掌南院去禮部侍郎羅喻義故嘗與基命譙孟同推閣臣有物望會進講章中有左右未得人語體仁欲去之喻義執不可體仁因自劾日講進規例從簡喻義駁改不從由臣不能表率帝命吏部議洪學等因謂聖聰天亶何俟喻義多言喻義遂罷歸時魏忠賢

遺黨日望體仁翻逆案攻東林會吏部尚書左都御史
缺體仁陰使侍郎張捷舉逆案呂純如以嘗帝言者大
譴帝亦甚惡之捷氣沮體仁不敢言乃薦謝陞唐世濟
為之世濟尋以薦逆案霍維華得罪去維華之薦亦體
仁主之也體仁自是不敢訟言用逆黨而愈側目諸不
附己者文震孟以講春秋稱旨命入閣體仁不能沮薦
其黨張至發以間之而日伺震孟短遂用給事中許譽
卿事逐之去先是秦楚盜起議設五省總督兵部侍郎

彭汝南汪慶百當行憚不敢往體仁庇二人罷其議賊
犯鳳陽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等議令淮撫操江移鎮
體仁又却不用既而賊大至焚皇陵譽卿言體仁納賄
庇私貽憂要地以皇陵為孤注使原廟震驚誤國孰大
焉體仁素忌譽卿見疏益憾會謝陞以營求北缺劾譽
卿體仁擬旨降調而故重其詞帝果命削籍震孟力爭
之大學士何吾騶助為言體仁訐奏震孟語謂言官罷
斥為至榮蓋以朝廷賞罰為不足懲勸悖理蔑法帝遂

逐震孟并罷吾騶震孟既去體仁憾未釋庶吉士鄭鄮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從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已謝政歸體仁劾鄮假孔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宗達帝震怒下鄮獄其後體仁已去而帝怒鄮甚不俟左証磔死滋陽知縣成德震孟門人以彊直忤巡按御史禹好善被証劾震孟為不平體仁劾德杖戍之體仁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為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時流寇躡幾輔擾中原邊警雜沓

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誠意伯劉孔昭劾倪元璐給事中陳啟新劾黃景昉皆奉體仁指禮部侍郎陳子壯嘗面責體仁尋以議宗藩事忤帝指竟下獄削籍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駕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窾

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帝以為
樸忠愈親信之自體仁輔政後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
他事去獨體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階左柱國兼支尚書俸恩禮優
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意帝以皇陵之變
從子壯言下詔寬恤在獄諸臣吏部以百餘人名上體
仁斬之言於帝僅釋十餘人秋決論囚帝再三諮問體
仁畧無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麟泣任甫七日以城

陷論死帝頗疑之體仁不為救竟棄市帝憂兵餉急體
仁惟倡衆捐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帝率報可體
仁自念排擠者衆恐怨歸己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
凡閣揭皆不發并不存錄閣中冀以滅迹以故所中傷
人廷臣不能盡知當國既久劾者章不勝計而劉宗周
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實宗藩如唐王聿鍵勲臣如
撫寧侯朱國弼布衣如何儒顯楊先先等亦皆論之光
先至輿櫬待命帝皆不省愈以為孤立每斥責言者以

慰之至有杖死者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等倡為復社
與東林相應賀體仁因推官周之夔及奸人陸文聲訐
奏將興大獄嚴旨察治以提學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
馮元颺不承風指皆降謫之最後復有張漢儒訐錢謙
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體仁故讐謙益擬旨逮二人下
詔獄嚴訊謙益等危甚求解於司禮太監曹化淳漢儒
偵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
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

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會國弼再劾體仁帝命漢儒等
立初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
仁方食失匕箸時十年六月也踰年卒帝猶惜之贈太
傅謚文忠崇禎末福王立於南京以尚書顧錫疇議削
其贈謚天下快焉尋用給事中戴引言復如初體仁雖
前死其所推薦張至發薛國觀之徒皆效法體仁蔽賢
植黨國事日壞以至於亡

馬士英貴陽人萬厯四十四年與懷寧阮大鍼同中會

試又三年士英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三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撫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餽遺朝貴為鎮守太監王坤所發生遣戍尋流寓南京時大鉞名掛逆案失職久廢以避流賊至與士英相結甚歡大鉞機敏猾賊有才藻天啟初由行人擢給事中以憂歸同邑左光斗為御史有聲大鉞倚為重四年春吏科都給事中缺大鉞次當遷光斗招之

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以察典近大鉞輕躁不可任
欲用魏大中大鉞至使補工科大鉞心恨陰結中璫寢
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鉞名即得請大鉞自是
附魏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為死友造百官圖
因文煥達諸忠賢然畏東林攻己未一月遽請急歸而
大中掌吏科大鉞憤甚私謂所親曰我猶善歸未知左
氏何如耳已而楊左諸人獄死大鉞對客詡詡自矜尋
召為太常少卿至都事忠賢極謹而陰慮其不足恃每

進謁輒厚賄忠賢閹人還其刺居數月復乞歸忠賢既
誅大鉞亟兩疏馳示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
合算為言謂天啟四年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
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傳語維垣若時局
大變上劾崔魏疏脫未定則上合算疏會維垣方並指
東林崔魏為邪黨與編修倪元璐相詆得大鉞疏大喜
為投合算疏以自助崇禎元年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
劾其黨邪罷去明年定逆案論贖徒為民終莊烈帝世

廢斥十七年鬱鬱不得志流寇偪皖大鉞避居南京頗
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覲以還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
廷樞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鄞縣萬泰等皆復社中
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鉞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鉞
懼乃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周延儒內召大鉞輦
金錢要之維揚求滄濯延儒曰吾此行謬為東林所推
予名在逆案可乎大鉞沉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
英別號也延儒許之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先以

失五城逮治禮部侍郎王錫衮薦士英才延儒從中主
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
永城人劉超者天啟中以征安邦彥功積官至四川
遵義總兵官坐罪免數營復官不得李自成圍開封超
請募土寇協擊乃用為保定總兵官今率兵赴救超憚
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殺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據
城反巡撫王漢討之被殺帝乃命士英偕太監盧九德
河南總兵官陳永福進討明年四月圍其城連戰賊屢

挫築長圍困之超官貴州時與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
士英佯許之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歸朝
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就縛獻俘於朝磔
死時流寇充斥士英捍禦數有功十七年三月京師陷
帝崩南京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而福王由松潞王
常洵俱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大臣慮福王立
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
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

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
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縉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
遊說時士英督師廬鳳獨以為不可密與操江誠意伯
劉孔昭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公致
書於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言倫序親賢無如福
王可法意未決及廷臣集議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
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廬鳳擁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
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當王監國時廷推閣臣

劉孔昭攘臂欲得之可法折以勲臣無入閣例孔昭乃
訟言我不可士英何不可於是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與可法及戶部尚書高
弘圖並命士英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愠令高傑劉澤清
等疏趣可法督師淮揚而士英留輔政仍掌兵部權震
中外尋論定策功加太子太師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九
月敘江北歷年戰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
士蔭子如前十二月進少師明年進太保當是時中原

郡縣盡失高傑死睢州諸鎮權倖無統左良玉擁兵上
流跋扈有異志而士英為人貪鄙無遠畧復引用大鍼
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初可法弘圖及姜曰廣
張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
欲起大鍼有詔廣搜人材獨言逆案不可輕議士英今
孔昭及侯湯國祚伯趙之龍等攻慎言去之而薦大鍼
知兵初大鍼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京師陷中
官悉南奔大鍼乃因贊周遍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

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俾備言於王以潛傾可法等羣奄
更極口稱大鉞才士英亦言大鉞從山中致書與定策
謀為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遂命大鉞冠帶陞見大鉞
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
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先斗且指大中為大逆於是大
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等並言大鉞
逆案巨魁不可召士英為大鉞奏辨力攻曰廣大器益
募宗室統鎮建安王統鏐輩連疏交攻而以大學士高

弘圖為御史時嘗詆東林必當右已乃言弘圖素知臣者弘圖則言先帝欽定逆案一書不可擅改士英與爭弘圖因乞罷士英意稍折遲迴月餘用安遠侯柳作昌薦中旨起大鍼兵部添注右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殺大中者魏璫大鍼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大誠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有旨切責未幾大誠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尋輔左侍郎明年二月進本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閱江

防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皆與士英齟齬先後罷歸士英獨握大柄內倚中官田成輩外結勲臣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鎮將劉澤清劉良佐等而一聽大鍼計盡起逆案中楊維垣虞廷陞郭如闇周昌晉虞大復徐復陽陳以瑞吳孔嘉其死者悉予贈卹而與張捷唐世濟等比若張孫振袁弘勲劉先斗皆得罪先朝復寘言路為爪牙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四方警報狎至士英身掌中樞一無籌畫日以鋤正人引兌黨為務

初舉朝以逆案攻大鉞大鉞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以李自成偽國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從逆光時亨等時亨名附東林故重劾之大鉞又誣逮顧杲及左先斗弟先先下獄劾周鑣雷縉祚殺之時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為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捕大鉞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等姓名內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

不備列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為大鍼訟寃修好
矣大鍼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朝士皆
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張
縉彥以本兵首從賊賊敗縉彥竄歸河南自言集義勇
收復列城即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便宜行
事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其官諸白丁隸役輸重
賂立躋大帥都人為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
刑賞倒亂如此

大清兵抵宿遷邳州未幾引還史可法以聞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叙功耗費軍資應稽覓此特為序功稽覓地耳侍講衛允文兼給事中監高傑軍傑死允文窺士英指論可法督師為贊士英即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傑營將士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先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袁繼咸強之乃開讀如禮而屬承天守備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

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陞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偽兵部尚書周文江重賄為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王搖首不言者久之贊周即執志孔侯命王因澍言意頗動夜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賂福邸舊庵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

誰念上者王默然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
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故都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
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僞命為錦衣指揮使及良玉
復斬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訐澍
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令部將
羣譁欲下南京索餉因解救澍袁繼咸為上疏代澍申
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
由此有隙及僞太子獄起良玉遂假為兵端太子之來

也識者知其偽而都下士民譁然是之時又有童氏者
自稱王妃亦下獄督撫鎮將交章爭太子及童妃事王
亟出獄詞徧示中外衆論益籍籍謂士英等朋奸導王
滅絕倫理澍在良玉軍中日夜言太子寃狀請引兵除
君側惡良玉亦上疏請全太子斥士英等為奸臣又以
士英裁其餉大憾移檄遠近聲士英罪復上疏言自先
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為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
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越其杰貪婪遣戍

濫授節鉞張孫振賊污絞犯驟昇京卿他如袁弘勲楊
文聰劉泌王燧黃鼎等或行同狗彘或罪等叛逆皆用
之當路已為首輔用腹心阮大鍼為添註尚書又募死
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
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傷損盛德復引用
大鍼睚眦殺人如雷續祚周鑣等煅煉周內株連蔓引
尤其甚者借三案為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
今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大鍼

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鉞等以謝先帝乞立肆市朝傳首抒憤疏上遂引兵而東士英懼乃遣阮大鉞朱大典黃得功劉孔昭等禦良玉而撤江北劉良佐等兵從之西時

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咸友諫請無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

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准揚備禦
益弱會良玉死其子夢庚連陷郡縣率兵至采石得功
等與相持大鉞孔昭方虛張捷音以邀爵賞而

大清兵已破揚州逼京城五月三日王出走太平奔得
功軍孔昭斬關遁明日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
為衛走浙江經廣德州知州趙景和疑其詐閉門拒守
士英攻破執景和殺之大掠而去走杭州守臣以總兵
府為母妃行宮不數日大鉞大典方國安俱倉皇至則

得功已兵敗死王就禽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未幾
大兵至王率衆降尋同母妃北去此即大器等之所議
欲立者也杭州既降士英欲謁監國魯王魯王諸臣力
拒之大鍼投朱大典於金華亦為士民所逐大典乃送
之嚴州總兵方國安軍士英國安同鄉也先在其軍中
大鍼振髯指掌曰談兵國安甚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壞
半由大鍼而已居惡名頗以為恨已我兵擊敗士英國
安無何士英國安率衆渡錢塘窺杭州

金史卷之八十二 卷三百八
大兵擊敗之溺江死者無算士英擁殘兵欲入閩唐王
以罪大不許明年

大兵勦湖賊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禽獲

詔俱斬之事具

國史大鉞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赴江干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載士英適至台州
山寺為僧為我兵搜獲大鉞國安先後降尋唐王走順
昌我

大兵至搜龍扛得士英大鉞國安父子請王出關為內應
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大鉞方遊山自觸石
死仍戮屍云



明史卷三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八考證

胡惟庸傳久之進左都御史大夫

臣嚴福按明紀事

本末陳寧於九年同汪廣洋糾奏李善長善長父子
徒跣謝罪上命釋之尋拜寧為御史大夫謹附考

嚴嵩傳謫東平州同知

臣嚴福按文華初為主事有

貪名出為知判以賄嵩復入為郎見通鑑紀事謹附
考

嚴嵩傳植與嵩鄉里嘗勸嵩殺楊繼盛

臣

嚴福按明

紀事本末繼盛繫獄每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共指曰
此天下義士國子司業王材詣嵩曰人言籍籍謂繼
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我行當救之令其子
世蕃謀之胡植鄢懋卿曰此養虎遺患也植亦言不
可嵩遂決意殺之謹附考

溫體仁傳遂用給事中許譽卿事逐之

臣

嚴福按綏

寇紀畧震孟初入閣體仁有票擬必請正有改必從

震孟曰溫公虛懷乃爾可謂好問官何吾騶曰是人
伏機甚深何可深信越數日體仁知其疎凡震孟票
擬竟抹去不用震孟拍案大呼以諸疏擲體仁體仁
亦不顧未幾以許譽卿事罷之謹附考

明史卷三百八考證